

辽宁省撫順市
李石寨人民公社李石寨大队朝鮮族
社会历史調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吉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一九六〇年八月

說 明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吉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从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〇年八月底止，先后在吉林和辽宁两省朝鮮族聚居区进行調查。編写出調查报告（初稿）。以后由于該調查組的成員陸續分配了工作，离开調查組，这些調查报告便由延边朝鮮族自治州历史語言研究委员会协助整理出来，交給我們。为了保存資料，我們对这些調查报告仅做了文字上的初步修改，現在把它印出来，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从这些調查报告来看，我們感到，其中經濟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調查資料比較具体、全面；但相对的說，上层建筑方面的材料，如风俗习惯等，却显得比較单薄。有些反面材料，只做了現象的罗列，沒有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另外，有关人民公社部分反映的也比較少，因限于時間及材料关系，我們未做补充。其內容謬誤之处，亦在所难免，謹請同志們指正。

中国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学术秘书室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

F101

目 录

一、李石寨概况	(1)
二、解放前李石寨的面貌	(2)
1. 日伪时期	(2)
2. 国民党占领时期	(3)
三、土地改革	(4)
四、互助合作化运动	(5)
五、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大跃进	(10)
六、人民公社的建立	(11)

一、李石寨概况

李石寨人民公社位于沈阳和撫順两大城市間，全社南北长五十华里，东西寬三十华里，耕地面积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三亩；总戶数六千二百零八戶，农戶五千四百八十五戶，純职工戶七百二十三戶；总人口二万七千七百八十五人，农业人口二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朝鮮族戶一千二百戶，六千零八十人。

李石寨地区，东南部較高，为山区地带，西南部屬辽河平原，地势平坦、肥沃。渾河和李石寨河，分别从东往西和由南往西北流过公社境内。流貫公社大部分地区的渾河，河水中含有大量的氮肥，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气候較温和湿润，平均气温为摄氏七度五，最高气温为摄氏四十度三，最低气温为零下摄氏三十八度九。无霜期約一百五十天左右，农作物不受早霜威胁，农作物生长期得以确保。

沈撫铁路貫串公社委员会所在地李石寨鎮，沈吉铁路經過公社北部，沈撫公路从东往西經由公社境内，四通八达的公路也能暢通各邻近市、县，交通极为方便。

李石寨地区原屬沈阳农村区。一九五五年划归撫順，撤区后这一地区改为李石寨乡。当时包括东台、瓦沟、刘尔屯、四方台、李石寨、田千戶、青台子、六家、工农、延固、北厚、三保等十余个村。一九五八年九月公社化后，原屬撫南区拉古乡的太甸子、大寺、拉古、赵家、刘山等五村划归公社领导。公社屬撫順市望花区。一九五九年在市委統一规划下，公社由撫順市郊区领导。

李石寨地区早在一九五〇年开始試办了互助組，一九五五年普遍組織了初級社，一九五六年实现了合作化。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李石寨乡八个农业生产社合并为一个大队——宏伟社。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实现人民公社化。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游人民公社改为李石寨人民公社。

李石寨鎮是本公社的所在地，位于公社正北部，东靠工农、三保，西連四方台，南邻东台，北和河夹心接壤。李石寨河貫串本村东部。該鎮是公社交通的中樞，附近生产的蔬菜等农副产品必由此运往撫順市内。

由于解放后这一地区經濟的迅速发展，現在李石寨鎮人口拥有：总戶数一千六百一十五戶，其中参加公社的戶数一千零三十一戶，其余純职工五百八十四戶；人口七千四百一十七人，其中参加公社的人口四千九百三十一人。朝鮮族占三百一十三戶，人口一千五百二十一人。

李石寨鎮是公社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这里設有公社党委和公社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社办工厂和撫順市望花区化工厂以及供銷社、国营食堂、招待所、照像館、理发所等分布在主要街道的周围。文化館、俱乐部、图书館各一座，朝鮮族、汉族中心小学各一所，并有公社医院、新华书店、邮电所和銀行等散布在街内各处。李石寨村已变成一个繁荣的市郊小城镇。

李石寨大队的朝鮮族人民，主要经营水稻生产，于一九六〇年后，部分朝鮮族轉为

經營蔬菜生产。

該大队朝鮮族青年生产队于一九五八年，曾是出席过全国农业群英会的水稻卫星田的先进集体单位。他們荣获国务院的奖状。一九六〇年朝鮮族幼儿园也是省市文教群英会的先进集体单位。

二、解放前李石寨的面貌

1. 日伪时期

一九三八年李石寨有三百一十四戶朝鮮族，那时村内很多土地还没有人耕种，尤其在李石寨、四方台、三保、大红等四个村中间，由于浑河改道造成的大片公有地都没有开发。到一九三九年日伪政府利用其走狗朴世斗、朴世良（朝鮮族）組織“李石寨朝鮮人自作模范农場”，迁移五十余戶有經營水稻經驗的朝鮮族农民开发水田。一千五百余亩荒地均分五亩为一株，卖给农民，一等地价四十元，二等地价三十五元，五年分期还清。

头一年开渠，日本人經办的水利公司，假公济私，借开渠为名，每戶勒索二百五十元开发費后，只給挖了一条不能通水的小渠道，这样农民們毫无裨益的荒度了一年。第二年重挖时又迫使朝鮮族农民每戶拿了二百元的开发費，才挖成一条长达十三里、宽十点五公尺的渠道，总算可灌溉一千余亩水田。但因开渠晚，誤了农时，第二年的收成也不好。第三年收成較好些，但日伪政府竟以三、四分錢的廉价强制手法收購了大米。朝鮮族农民除留一点自己吃外，絕大部分大米都被掠夺去了。

当地地主和城市工商业者見这里稻田有利可图，就勾結日伪政府大肆夺取农民的土地。他們为了霸占农民的土地，提前一年征收地价。穷苦的朝鮮农民只能把辛勤开发的水田以低价出卖，这样大批的小农土地流入到地主和城市工商业者手里。据了解“九三”解放前夕全村朝鮮族已增加到一百二十余戶，其中貧农就占七十至八十戶，雇农有十余戶，絕大部分都已失去了土地。以朴天欽、張鎮星为首的地主和工商业資本家占有了絕大部分土地。像朴天欽（撫順市一所精米所老板）占地四百亩，張鎮星占地二百七十余亩，柳正浩一百八十亩，金根玉（鴉片販子）、崔敬麟（撫順市新盛洋行經理）、金鳳洙（撫順朝鮮人民会会长）、郑任俊（沈阳妓女院老板）、桂庆洽（住朝鮮的地主）等都各占有一百亩以上良田。林贊守（北京鴉片販子）、金鎮伍（撫順市朝鮮商店經理）、朴成根（撫順市大昌洋行經理）、李兴永（撫順市三盛洋行經理）、金俊滿（富农）、金鳳旭（新賓教員）、朴宪植（撫順市一所碾米所書記），各占有五十至六十亩水田。良田均被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广大的貧苦农民只有在他們那里租种上地。但是好地只有与他們有瓜葛亲信关系的人才能租用，一般穷苦农民租种的是最易受自然灾害侵襲的河边瘠地。这些地即使在丰收年景，每亩地最高也收不满四百斤稻子。

貧苦的朝鮮族农民虽然租不到好地，但遭受的剝削却依旧十分沉重。地租形式“二五”制（收成时地主、佃戶各半）較多。地主除了收地租外，还想方設法巧取豪夺，其

常见的形式有以下两种：①生产费用规定由地主和佃户各自负担一半，地主都叫佃户代填自己的部分，佃户只得高利借谷把地种上，秋后地主只算其本钱不管其利息，实际上佃户就多受一层高利贷剥削。②除了种地交租外，佃户还得替地主负担一部分无偿的劳役。

雇农受的剥削更为沉重，生活更为悲惨。阴历二月，地还没解冻就下地干活，每天早出夜归。除了包做农活外，还要为地主打柴禾、割饲草、挑水、喂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杂活不离手。但一年工钱都不够买四百斤米。当时雇农李有善在郑任俊家干活，仅一春为郑姓地主种了六十亩土地外，又给郑姓地主卖工百余元，超过了他全年的工资八十元。就在那一年冬天，李有善没钱买棉衣、棉鞋，脚冻坏了，不能走动，但还是硬挺着出去干活。

地主除了残酷地剥削贫雇农外，在农忙时又用廉价（日工资五角—八角）招收城市失业贫民来打短工。村内朝鲜族农民虽然七、八十户，但由于他们大量招来短工，农忙时往往有一百五十多人下地干活。

日伪时的苛捐杂税也十分繁多，其名目不胜枚举，平时就连家中养一只狗也得缴税。苛捐杂税中负担尤为突出的是“出荷粮”。在“出荷粮”的名义下，农民辛苦一年仅剩的一些大米等农副产品也全部被搜刮净尽。日伪对“出荷粮”的农民实行“配给制”，配到朝鲜族农民名下的物品就已是较次的物品了，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家乘势暗中把其中好一些的物品拿走，剩下的进行分配。人多物少分不过来，只能实行抽签，而狗仗人势的人们在抽签时还进行舞弊，结果穷苦的劳动人民很少领到配给品。

在日伪政府和地富的残酷压榨下，贫苦的朝鲜族农民的生活是十分悲惨的。全村朝鲜族农民除极少数地富分子外，广大农民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不得不租地主的破房。租价又极昂贵，一般房子的租价不下于三百—四百斤大米。李有善租一间破房子，破得七孔八洞，过一冬后拆炕修理时在炕头地下还挖出一块块的冰块。就连这种破烂不堪的房子也得要给三百斤大米。

朝鲜族农民善种水稻，但生产的大米全部做“出荷粮”，自己吃的是野菜、豆饼、草根……真是处于“光吃糠菜不见粮，不吃糠菜饿断肠”的境地。广大贫雇农民到青黄不接的节期就出卖青苗，借高利贷来过生活，一般实物借贷较多，利息高得骇人听闻。春借一斗小米，秋还三斗大米；初秋借一斤青苞米或土豆，不过两个月秋收后就得还一斤稻米。在这种年月里就连借贷也不容易，先要取得地主和放高利贷人的信任或者找出有力的保人时才可借贷。

2. 国民党占领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期被压榨的朝鲜、汉族人民开始看到解放自由的光芒，但不久国民党又强占了这个地区，重新变成黑暗的世界，但李石寨地区长期压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朝鲜族的恶霸地主和富裕阶层，怕我解放军进军，纷纷逃往外地，有的逃往南朝鲜。当时村内占地关系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表面上的。村内朝鲜族除张镇星、林赞守、金俊满、金镇伍和外来地富仍占大批的土地外，其他大量的水田都被

轉入到“四大金剛”“八大羅漢”等漢族大地主惡霸勢力手里。土地更加集中，廣大貧雇農依然手無寸土，遭受殘酷壓榨，過着苦難沉重、飢寒交迫的生活。

這時地主對朝、漢族貧苦農民的剝削更為加重了，愛財如命的地主把租給佃戶的稻田收回來雇工自作經營。繼續出租土地的農田也取消了地主分担的一部分生產費用。地租卻沒有因此而降低，仍然是對分制。像一九四六年朝鮮族貧民趙龍普遷入村內時，向柳東浩租了三十五畝水田，地主除了要一半收成作為地租外，還要拿趙得的一半收成再行對分。這樣趙辛勤勞動一年，僅剩下四分之一的收入為自己所有。但繁重的剝削並沒到此告終，秋後結帳時，柳又借口趙借用一千斤大米，連本帶利把趙僅剩的四分之一的收成又全部拿走了。

國民黨更為貪婪地榨取朝、漢族農民。國民黨除了征收各種苛捐雜稅外，又增加了征收軍糧。在征軍糧的名目下，朝鮮族農民生產的大米除交租外全被掠奪去了。

在這種敲骨吸髓的盤剝下，貧苦的朝鮮族農民根本無法生存下去，迫使他们自發的起來反對地主任意剝奪耕種權的鬥爭。廣大農民強烈地提出：地主只有土地所有權，可收地租，但不得任意收回佃雇農種的土地。他們把地主的土地統一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貧雇農，限制地主的無限權利。一部分進步青年對宗教迷信進行了鬥爭。他們趕跑了跳大神的巫婆，也驅逐了基督教的牧師。但這些正義的行動都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制，沒有繼續下去。反抗的火焰在人們的心中燃燒更為熾烈，他們盼望共產黨，盼望解放軍的心情更為迫切。

一九四八年秋天人們盼望已久的共產黨來到了李石寨，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剝削的廣大朝、漢族人民終於獲得了解放。

三、土地改革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解放軍進入了李石寨地區，從此李石寨的朝、漢族人民永遠獲得了解放，開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當年冬，人民政府派來了土改工作組，朝、漢族人民在土改工作組的直接領導下，掀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運動。

解放前夕李石寨朝鮮族只剩六十餘戶，一九四八年秋後又陸續遷入，土地改革時已增加到一百一十九戶。地主富農惡霸勢力大部分逃跑了，村內剩下的朝鮮族地主有張鎮星和林贊守二戶，富農金俊滿、金鎮伍二戶，其餘絕大部分是貧雇農，其中有二十餘戶是當過雇農的赤貧戶。

土改工作組依據土改階級路線和黨的民族政策，根據大多數群眾的意願，組織了朝、漢族的兩個農會。農會組織里都有貧雇農出身的農民來擔任領導骨幹。兩個農會在土改工作組的統一領導下鬥爭了地、富二十餘戶，其中包括張鎮星、林贊守、金俊滿和金鎮伍等朝鮮族地富分子。在轰轰烈烈的反奸消算運動中朝鮮族貧雇農民，共分得了十五萬斤水稻、四十間房子、五頭耕牛和二千餘元美金。農會把地、富的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按人口分配，人民政府照顧到朝鮮族農民普種水田，把絕大部分的稻田分

給了无地和少地的朝鮮族农民。每人平均分得了一亩八分水田。第二年秋，李石寨地区又一次进行了土改复查，彻底摧毁了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

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下深入开展，每个人都兴高采烈，齐声欢呼。但部分中农顾虑很多，不敢大胆的参加斗争，像中农金礼善就因为有两间草房、十二亩水田和一头耕牛怕划为地主被斗，运动中表现出观望和动摇。也有极少部分贫农不知贫困的根源，认为都是由先天的“命运”注定的。尤其是心中多虑的是：解放不能长期保住，怕国民党再来反清算。因此有的人分给土地就推辞不要。如贫农桂晋根，农会分给他九亩地，他就不敢接收这份土地。土改工作组遇到上述情况后，运动中坚决贯彻执行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彻底消灭封建与半封建剥削制度的政策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经过宣传教育，打消了群众的顾虑，打破情面，和地主富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地主林赞守想借亲戚关系拉拢雇工张允默假分家，降低自己的剥削率和阶级成份时，张允默坚决反对地主剥削阶级，无情的揭露了林赞守的卑鄙无耻的拉拢和引诱。被迫走进坟墓里的剥削阶级企图利用其爪牙黄河洙、李殷祥等坏分子打入农会，夺取农会的领导权。在党的领导下，田正安、桂恒善等贫雇农积极分子坚决地和地富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参加斗争，粉碎了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使土改得到顺利完成。

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李石寨地区经过土改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像韩相允、安永彩等雇农土改时，分别分得七亩二分和五亩水田，仅当年生产中就收了九千斤和七千斤水稻。真是一年收入赛过当十年雇工的收入。又如贫农桂恒善土改时也分得了九亩水田，他在报上学习延边地区种水稻的先进经验，就吸取人家的优点，精心耕作，那一年水稻长的又快、又好，每亩地打了一千二百斤——一千三百斤。

一九五〇年，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许多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村内一百七十户朝鲜族农户中有一百二十户是军属。在家的人们也夜以继日地打草袋支援前线。李庆顺一家在一冬里就打了一万三千斤稻草，村里很快就完成了国家交给的草袋任务。田正安在抗美援朝支援前线捐献会上，带头拿了六十元捐献金，桂恒善也捐献了四十元，他们都为朝鲜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改变了过去旧中国广大农村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使劳动者“英雄无用武之地”，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的严重现象，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给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前提条件。

四、互助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虽然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有它的局限性，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时刻发生两极分化。像中农战云山（汉族）原来只占有十亩五分土地，后来继续在朝鲜族农民中买了十多亩水

田，每年收成二万余斤水稻。他自己不参加劳动，靠雇工剥削过寄生生活。同时一部分贫雇农很快就失去了分得的土地，重新陷入贫困境地。如朝鲜族贫雇农文锡九，土改时分得了六亩三分水田，两间房子，分得的一头大耕牛换了一台胶轮车，但不过几年这些东西全卖掉了，又变得一贫如洗。都元述（朝鲜族）也在土改时把分得的十亩七分水田全部出卖了。据统计，土改后本村重新破产的朝鲜族贫雇农就有十余户。这说明小农经济的不稳固性，如让其自流发展下去，必然出现“一家富裕，百家贫”的新的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在农村中泛滥起来，使广大农民重新遭受少数富农的盘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翻身，才是摆脱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幸福道路。

由于土地改革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得广大的农民能够并且希望组织起来。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后，立即得到了各地农民的拥护，掀起了一个互助合作运动。

早在解放初期，由于水稻经营特点，李石寨朝鲜族农民自发的组织了换工组、临时性互助组。到一九五二年春，以田正安为首的八户贫雇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办起了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已组织了五个朝鲜族常年性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户数有四十户。一九五三年互助组增加到八个，参加户数有一百多户，占全村朝鲜族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互助组生产资料仍旧是私有的，土地经营不统一，但是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集体劳动，并和汉族互助换工；朝鲜族帮助汉族插秧，汉族借牛给朝鲜族使用；互助组又组织大家搞草织品等副业；国家优先发放农贷，发支援化肥和农药。因此一九五二年田正安互助组水稻由亩产九百斤增产到一千一百斤，副业收入也比单干户增多了。每户收入较单干时期的七百元增加到八百五十元。

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个别农民初期还抱着等待的思想，有的人说：“你们思想进步。我们等着看一看再说……。”但他们看到互助组比单干优越时，广大朝鲜族贫雇农便纷纷递申请书，要求参加互助组，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在互助合作化运动中，贯彻执行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坚持了自愿原则和典型示范，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使互助合作组织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起来。一九五四年李石寨村，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进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战胜”、“石寨”两个社，一九五五年新增加的有“丰产”、“己国”、“胜前”、“大兴”一社、“大兴”二社等五个社。全村参加农业社的二百七十六户，人口二千八百七十六人，劳动力五百一十四人，入股土地五千六百一十四亩。其余的农户大部分参加了互助组，基本上实现了互助合作化。

由于初级社参加的农户比互助组多，又有了较多的公共积累，它的力量显得更大了，合作社开始把一些零星的小块土地连成一片，互助组时抗拒不了的较大的自然灾害也较有效的对付了。同时农业社一出现，就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为创造经验，树立榜样，国家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上给了一些帮助，因此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

战胜社是一九五四年二月以田正安互助组为中心，由十七户基本农民组成的，是在李石寨第一个朝鲜族合作社。它一出现就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注目，发挥了比互助组更大

的威力。初級社成立之后首先促进了农业生产，社里除社員入股的四百八十亩水田之外，在四方台和赵家屯分别租了一百五十亩和六十亩旱田，全改为水田。因此，土地由每户不到十五亩半的增加到二十二亩，解决了耕地少的困难。

組織起来后，社員的劲头更足。他們初春三月，一解冰就开始下地修渠道，筑拦河壩，耕地……。社里头一次采取沙床育苗等先进农业技术，插秧比往年任何时期都早，田間管理也比互助組細致，一般都鏟四次，用除草机推二次。

另外建社后开始利用新式农具和动力农机器。战胜社除了外耕的乱草机等新式农具外，社里还抽出一批人力組成农业机器修配組，試制和仿制各种电动脫谷机和揚場机，其中像自制的八馬力电动脫谷机就可以几十人同时操作，这样脫谷和揚場完全以机器代替。

初級社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比互助組更大了。像战胜社一九五四年春赵家屯等地所开的六十余亩水田，遭受了严重的虫害，种子发芽不好，社里即时机动了一批种子进行补种和搶救，撒“六六六”粉，从而使农业生产沒有受到大的损失。

合作化后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社里年年获得丰收。如一九五五年战胜社七百多亩水田，平均亩产达一千零七十斤，大大超过了当地互助組和单干户的亩产量。

战胜社的前身，田正安互助組由于生产搞得好，曾得过省的奖励。初級社就在获奖的一头优种母猪的基础上，发展了畜牧事业。社里建立养猪場，大力配种，共养了二十余头仔猪。此外社里又养了三百只鸡，办起了养鸡場。

战胜社在农业、畜牧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大搞集体副业生产。社里盖三間房子，利用农闲時間进行草織品生产。社員們分成三組輪班接替連夜生产。仅一九五四年冬就打了四万余个草袋，三万余斤草繩。这不但解决了自己社內的水利工程的需要，同时支援了城市工业的需要。

农忙时，社員們提早完成社里的农活后，又到四方台、三保等外村，帮助他們插秧、除草、脫谷……。这不仅有力的支援了兄弟社的生产，而且也增加了自己社的收入。合作社副业生产門路多，推銷快，收入也大。如一九五五年副业收入就达四千七百三十七元。

由于社里的农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社的总收入不断增加。一九五五年战胜社全年总收入达五万八千零八十九元二角二分。随着总收入的增加，社員的收益分配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一九五五年每户平均收入一千二百三十五元八角，較一九五三年互助时期的八百五十元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八。每个劳动力平均七百零九元五角。这一年社員李庆綯一家，去掉各种花銷純收入六百余元。

一九五五年成立的己国社，同样在組織起来后发挥了它的威力。

这个社二十九个入社农户中，大部分是地少和劳动力不足的外迁户和軍屬家庭。社員入股土地仅有一百多亩，平均每户不到四亩地，劳动力妇女多男的少，无論从人力和物力来看都赶不上其他社。但他們組織起来后充分发挥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赶上了“富裕社”摘掉了“穷社”的帽子。

首先，社里外租旱田，改旱田为水田的方法，解决了耕地少，基本农业收入低的局面。当时李石寨地区许多汉族农民还不太习惯经营水田，很多低洼地带因涝而严重的减产。己国社就租过来三百八十余亩水洼地，全部改成水田，平均亩产不到二百斤的，增加到九百斤以上。这不仅有利于国家和社，而且迅速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其次，己国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较大规模的进行水利建设。大面积井水灌溉在李石寨地区农业史上是破天荒地的大胆尝试，然而有些农民不习惯于打井，不相信打井的益处，有些人提到，一眼井怎么能灌溉几百亩水田呢？甚至有些代表富农思想的人（黄河洙）怕吃亏，以投资多，纳不起等为借口，坚决要求退社，在背后造谣生事，煽动群众，暗中破坏。但大部分社员在党的领导下，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没有资金自己解决，不懂技术就学习。终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挖了一眼电井叫“己国井”。它可灌溉四百余亩大面积水田，保证了充足的水源。这一年四百八十余亩水稻获得丰收，每亩平均产一千一百斤以上。

另外合作社在农闲时期组织社员，大搞副业生产。一九五五年一冬共打草袋和草绳二十余万斤，大大增加了社的收入，解决了挖电井用的一万余元资金。

机械利用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互助组时期的程度。水利灌溉用的水泵等抽水机全用电力转动，脱谷大部分使用动力脱谷机。己国社有二台电动脱谷机，一台乱草机，解决了劳动力不足，任务重的困难。

己国社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社员的收入也有了显著提高。这一年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达九百二十元，每户平均收入一千三百余元。过去地少、收入低的许多农民，在短短的一年里改变一新。

战胜社和己国社的巨大的劳动成果，对于单干户和互助组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合作化的高潮。

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毛主席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十月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精神，很快的传达到各地之后，李石寨地区也随着全国合作化的高潮，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

由于初级社还保留了社员土地私有制，合作社全年收入中有不少一部分要按照入社土地进行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同时初级社也不可能在大片土地上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可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来扩大经营范围，束缚了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此在一九五五年秋，在群众的积极要求下，李石寨的六个初级社合并为一个高级社，参加高级社的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党在农业合作化改造运动中坚定地贯彻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的联合上中农”的阶级政策。对于经济比较贫苦的，或者还不富裕的贫农、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中农，按照他们的觉悟程度，分期分批的吸收到合作社中来，形成农业社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但另外一些新上升的富裕中农，像朝鲜族高成伦（土改时分得了十五亩水田，后上升为富裕中农）、金仁守（原贫农，土改时分得二十余亩水田，后上升为富裕中农）、桂俊夫、金锦淑等十余户未急于吸收到合作社，由于这些人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富裕的和较富裕的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比较高，对走合作化道路

就有不可避免的动摇性”。因此对他们需进行较长期的教育，耐心地等待他们觉悟，等他们看到继续单干下去对他们不利，参加合作社反而有利的时候，再吸收他们入社。

石寨社是从朝鲜族的战胜社和汉族的石寨社为中心六个初级社合并而成的朝鲜、汉族联合社。石寨社包括李石寨、大南两个行政村和小南、河夹心两个自然村。它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属于集体所有，从而打破了私有制的束缚，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土地的地界被打开，初级社时的大量插花地减少了，社里能够有计划的统一经营土地，因地制宜。例如卫国井附近的低洼地种大田很不适合，卫国社虽然想多改一些水田，可是由于它本身的组织规模小，力量不足，加上大部分土地被私人占有，只能开成二百亩水田，很多地仍种大田。到高级社就一下子在那里改开了四百余亩水田，亩产由原来的二百斤提高到八百——九百斤。此外，像过去要修一条小水沟，也受私人土地占有的限制，这些问题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也都能迎刃而解了。

高级合作化后，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的成果完全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这就进一步发挥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像一九五六年春，挖高地，填洼处，大力平整土地的时候，社员们干劲冲天，意气风发，不怕冷，不怕累，三更半夜就起床，赶到十余里外的工地，不等天亮就干上了。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填平了大大小小的沼泽，扩大了二百多亩耕地面积。高级社还可以合理组织劳动力，根据各自的特点，因材施教，发扬各民族的特长。朝鲜族社员专种水田，汉族社员专种旱田和蔬菜。这不仅充分发挥了各民族的专长，提高了劳动利用率，而且彻底改变了过去单干户时，很多汉族雇工耕种水田或者租田纳地租的不合理的剥削现象。劳动力的统一组织和调配，使各队和各社之间有可能互相支援和协作。像一九五七年四方台等社因为缺春水插秧晚了，地侍弄不上眼看要仍掉的时候，石寨社便组织人力支援了二千多个工。在这次支援中，有丰富水稻耕种经验的朝鲜族农民就占总人数百分之八十左右。高级合作化以后劳动出勤率也提高了不少，据调查朝鲜族妇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参加了田间劳动，汉族妇女也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参加了劳动。

再次，由于高级社比初级社组织规模大，所以向自然进军的深度和广度也扩展了。这首先表现在水利建设的规模上。石寨社建立后，二年来总共挖了三十六眼井，其中包括投资一万元以上的电井七眼。这些工程无论从人力和物力来看，都是初级社没法解决的。另外，水利事业的兴办，大力推行了水田开发。初级社时期李石寨开发了一千余亩水田，到高级合作化以后又开了二千余亩水田，大大超过了解放前十年来的水田开发总数。

高级社在生产经营管理上也比初级社那时有很大的局限性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例如：一九五七年石寨社四亩余蔬菜地遭受严重的雹灾，高级社就能够立即调动人力到昌图、熊岳等外县买进地瓜秧，及时进行补种和改种，结果大大减轻了灾情，并保持了一定的收成。这个地区的水稻几乎每年都发生稻瘟病，高级合作化后社里就买了一百二十余台喷雾器，普遍喷射农药水，后来高级社实行水稻大面积种植，发生病虫害就请解放军空军部队用飞机大面积撒药。这样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灾后得以迅速恢复生产。

同时高级社又开展多种经营，扩大生产规模。石寨社在南山建立畜牧场，养了三百多头猪，还配备专人建立了农具机械修配组、修车厂、铁匠铺、碾米加工厂等一系列的社办工业，使一般的农具修理都在社里进行。社里挖电井、安机械装备也都得到了解决。

五、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大跃进

李石寨地区于一九五六年虽然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在经济战线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此结束了。不仅要巩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兴无灭资”，使无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

事实上李石寨的地、富、反、坏分子不少还在幻想着回到旧社会的道路上去。他们配合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的机会向党进攻，造谣生事，硬说什么“合作化搞糟了”，“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城市是天堂，农村是地狱”等等谬论。有些人还提出一年定口粮五百斤不够吃，叫嚷什么“逼着我们上南山”（南山系乱尸岗），“快要上南山，上虎口了”——意思指饿死。有些地富分子参加劳动磨洋工，常指事来大骂人，有的甚至干脆脱离劳动生产搞投机倒把，破坏统购统销政策。更猖獗的是以徐永教为首的五人反动小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田正安当时是社的副社长，能够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工作，但在徐永教集团看来是个“眼中钉”。他们抓住一九五七年修大伙房水库时，由各连办公室收买社员的稻草后，因国家没有及时运走，部分稻草烂掉的事，硬加在田正安的身上向他围攻。徐永教指出：“田正安不给社里办好事，浪费国家财产。”党支部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说明了此事责任不在社。腐烂稻草由国家赔偿之后，该集团的黄河水又指出田正安说：“弄虚作假，稻草没烂就假报，欺骗政府，从中得利。”他们在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的同时，各家串门，煽风点火，到处找人联名签字，谋害田正安等好干部，妄图夺取社的领导权。

乡党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就专派林昌樟等朝鲜族干部，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民主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让广大群众畅所欲言，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账，以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驳倒了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无耻谰言，揭破了五人反动小集团。从此资本主义思想搞臭了，社会主义思想光芒四射，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前途，明确了方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了。

在伟大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从一九五八年初揭开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序幕。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首先从水利建设开始。朝鲜族社员干劲十足，深更半夜就出工，赶到二十里外的南山头，扒开积雪，挖深井。挖到井底大石块横挡，眼看工程就要停下，这时有一名叫李龙大的朝鲜族青年脱衣下井，在冷水刺骨的井底下砸掉石头，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展。他们又在河上架起十余米高、三十余米长的管子引水上山，灌溉了南山坡的二百四十余亩水田。石寨社在一春的水利化运动中新建和扩建了四眼大电井，同时大小水渠全部整修了，从而保证了农田水源，扩大了灌溉面积。

社里在大規模地进行水利建設的同时又組織社員开展了积肥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朝鮮族妇女全部参加了挖掘粪源、积肥和运粪等生产活动。朝鮮族男女社員和汉族社員們一起組成几十个突击小組，以挖毛厠、拆土厠、挖水池、积乱草、拣粪、挑尿和到市里挖地下水道等方法，共积了七万余車粪肥。积粪后社員們又立即組織了送肥活动，他們采用背、頂、耙犁拉和大車运等方式，春耕前全部上粪。一千五百二十余亩蔬菜地每亩三万斤蒲化肥，二千六百九十余亩大田每亩平均上粪三千余斤，卫国屯井附近二百余亩水田每亩上三万斤肥。

石寨社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大搞試驗田和良种繁殖，在一九五八年春，李石寨的一百零三名朝鮮族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团支部为核心組織了一个青年生产队。他們在大跃进的浪潮里發揮了包打困难、敢想敢干的精神，首先搞了一个水稻試驗田。他們在生产过程中認真貫徹农业“八字宪法”，选用了高产耐肥的“卫国”良种，风选前晒种三天，后用“汞制剂一号”消毒，浸种催芽；采用油紙育苗和温床育苗，适期早播，培育了壮秧。插秧比往年提早十八天，全部进行 $3 \times 3 \times 7$ 寸复式插秧，每市亩为四万株，比一般田的 7×7 寸正式插秧增加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五七年秋翻的基础上，春翻二次，耙三次，耨二次；結合秋翻施了土粪和烂白菜帮子等四万斤秋肥，后分期增施粪肥一万七千七百斤、硫酸泥二十斤、小灰二百斤，另外适当配合氮、磷、鉀等化肥，保證了密植所需的肥力。在田間管理方面，除草六次、拔稗一次，基本做到优先及时，因此在試驗田平均亩产高达二千零三十六斤。放出大卫星的青年代表出席了一九五八年全国农业群英会，荣获国务院的奖励。

良种試驗：选用优質“宁丰”种子，风选前晒三天，全用“汞制剂一号”消毒；采取 4×6 的插秧方式，比一般田提早十天插秧；每亩施土粪四千斤，分二次追施化肥二次。田間管理做到拔草四次，用除草机推二次，拔稗一次。由于深耕細作的結果在四亩良种田平均亩产一千二百五十斤。后来这些生长健壮、耐肥抗倒伏、穗大籽粒飽的“宁丰”良种，迅速推广到撫順、清源、新宾等地区。

他們又在水稻生产、旱改水田、蔬菜生产、修公路、修李石寨大桥等方面也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成就。

六、人民公社的建立

李石寨地区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性質的高級合作化和深刻的社会主义大辯論的基础上，在貫徹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九五八年初开始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过程中，建立了大規模、多种經營——特别是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政社合一”的李石寨人民公社。

李石寨地区在以大規模的农田基本建設，发展多种經營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和干部从切身的體驗中，首先感到規模比較小、經營范围单一的高級社，已經不适应大跃进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各社之間土地插花、人力和物力不足，不可能統一规划，全面进行农田水利建設。例如乡內各高級社都用浑河水灌田，在

上游的工农社为二百八十多亩水田，只顾自己，对其他社采取置之不顾的态度，影响其下游的石寨社五千余亩水田灌水，在石寨社下游的四方台、瓦沟、刘尔屯等地的水源更是不足了。因而一九五七年四方台等在下流的农业生产社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旱灾威胁。四方台有四百余亩水田，因缺春水，影响应时插秧，荒掉了很大部分土地。到一九五八年春四方台想经李石寨地界凿一条水渠，但不让其他社用水，石寨社也不愿划给自己的土地。这一切都使朝鲜族广大农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可能解决日益暴露的同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尖锐矛盾。因此，广大农民行动起来，要求改变不适合大跃进需要的规模较小的、经营单一的农业社，建立新的规模更大的、经营范围更大的适合大跃进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根据毛主席在三月间召集的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小社并为大社的建议，李石寨地区的各族人民在县、乡党委的领导下，把原有的石寨、四方台、田千户、瓦沟、东台、六台、六家子和瓦沟等八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更大的高级社——宏伟社。

宏伟社不仅是农副结合，而且农林牧副结合，扩大社办工业的规模。另外，随着小社并大社之后工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一方面是产品的商品部分大大增加，要求及时组织推销；另一方面是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大为增加，要求及时组织供应，与此同时，对资金周转的要求也愈来愈迫切，因此他们设立了自己的供销组织和信用机构。李石寨地区从互助合作运动一开始，各地就实行“劳武结合”，尤其到一九五八年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要求高度组织化，因此就发展为全民皆兵，军事化的民兵组织大量发展。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群众性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

李石寨地区高级社发展成一乡一社和区乡的区划调整扩大以后，农村的基层政权全力转入组织领导和保生产，全面规划全乡的经済工作和农田基本建设。因此，乡社干部互相交叉兼职，成为“两条机构，一套人马”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实质上是“政社合一”的过渡形式。

这一切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农林牧副统一经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可靠的基础。

这时——一九五八年夏季当着人民公社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毛主席作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给予广大农民以很大的鼓舞；接着党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对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基本方针作了科学的规定。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这个决议集中地反映了五亿农民的伟大意志，也反映了李石寨地区农民的迫切希望和要求。因此，李石寨各族社员和全国各地亿万农民一样，听到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议以后兴高采烈，心花怒放，自动学习中央的决议和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经过宣传和辩论，各族社员各个畅所欲言，办人民公社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精神更加振奋。社员们白天大闹生产，晚上写大字报、写申请书，纷纷要求建立人民公社。李石寨人民公社在各族人民的欢呼声中像成熟的婴儿一样，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正式诞生了。同时，他们为了庆祝伟大的国庆九周年和人民公社的诞生，以保证粮食增产的实际行动，推进了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